

在她脸上，
他认出了自己的宿命

长篇
小说

伍倩
著

国 心 记

1



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PUBLISHING LTD.

长篇
小说

伍倩
著

匡心记

1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匣心记.1 / 伍倩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080-4

I. ①匣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4169号

书 名 匣心记.1

著 者 伍 倩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
特约编辑 罗雪峰 李淑红 康天毅

文字校对 文 浩

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

封面插画 钱 纾

版面设计 李 亚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266千字
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080-4

定 价 3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引子 尾犯序 / 001

二女对坐，一边是娼妓，一边是帝国的国母。
中间一条长桌，桌上一只金匣。

第一章 占春魁 / 002

齐奢觉得奇妙，一支带着血腥色的朱笔
是如何拐弯抹角地辗转着，点给他一个叫“青田”的答案。

第二章 锁南枝 / 073

青田一字一句：“但我只见过三十六层地狱，
没见过人间，没有更好的出路给你。”

第三章 迎仙客 / 137

看着身边的每一个男人，青田只觉得可笑，
他们通通被自己玩弄于股掌。
可她清楚，她自个也不过是件玩物——男人们的，命运的。

第四章 忆王孙 / 228

他们间，只隔有着区区一个梦的距离。
顺着梦的方向，他们目光和气息、嘴唇和身体，
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慢慢地接近。



引
子

尾
犯
序

二女对坐，青田与喜荷。

二人谁也不曾想过，一生中竟会直面身份一如对方之人——青田是娼妓，喜荷是帝国的国母。

中间一条长桌将两者隔开，桌上一只金匣。

黑色的面纱与长久的停顿后，喜荷再度开口：“这个，他托我转交给你。”

青田怔望，抖动着伸出手去揭那金匣。

于是匣子便如一本书似的徐徐被开启，书里的故事，自引子，细说从头。



第一章

占春魁

—

北京，庙右街。

街口是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一座真君庙，历经了百年的朝代更迭，香火已不如旧日繁盛，庙南的这条街却成了京城最热闹的街市之一。此刻时值正午，林立于街边的酒家无一不人满为患。就在这无数的红男绿女间，总有谁和谁蓦然撞了个面对面。于是，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。

一对男客沿着楼梯走下，年轻的那个扭头神往道：“才过去的是谁家小姐？样貌当真不俗！”

一旁年老些的压低了声音，耻笑道：“谁家小姐会往这饭庄里头跑？这是来‘应条子’的。”

“应条子？”

“呵呵，真是个傻小子。京中的妓院将客人留宿称作‘住局’，窑姐儿外出应酬称作‘出局’，出局必须由客人写请柬邀请，这请柬就叫做‘局票’，也叫‘条子’，

“应条子”就是窑姐儿应召陪客。”

“才那位姑娘是窑姐儿？窑姐儿竟有这么阔绰的排场？”

“窑子分三六九等，窑姐儿自然也贵贱分明。那最下等的窑子是‘老妈堂’，窑姐儿全是些老丑不堪的。高一等的是‘下处’，里头的女人大多略有姿色但年岁已长。再高一等的‘茶室’中，就尽是青春妍丽之人。顶级的妓院专有个名儿叫做‘小班’，小班中的妓女以南国佳丽居多，因此也随了南边的叫法，被尊称为‘信人’^[1]。小班信人不仅个个容貌出众，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达官贵人们宴客多要请她们侑酒助兴。方才那一位就是问鼎花榜的当红信人，槐花胡同的怀雅堂段家班，花名‘青田’。”

“叔叔，照您这么说，我也可以写条子叫这位段青田姑娘出局？”

“休得胡闹，你爹这次让我领你进京是有正事要办，可不是访翠眠香来的。你年纪尚轻，过两年，叔叔再带你好好地见见世面。”

……

男人间这一番私语的工夫，那女子早已娉娉婷婷地上了二楼。她后面跟随着一班娘姨丫头，有捧拜匣的、捧手卷的、捧毡包的……最前面引路的是一位身着雪青小褂、月白六幅裙的大丫鬟，她怀抱着一把束于囊中的琵琶，絮絮说道：“这顿饭好生奇怪，做东的是乔运则相公，请的却不是祝一庆大人。乔相公高中头名状元，祝大人是今年科举的主考官，照道理，乔相公要称祝大人为‘座师’，今儿也就算是谢师宴。可分明听说祝大人不过是作陪，另有一位贵客驾临，不知会是谁？”她转眸一望，却吐了吐舌尖笑出来，“我晓得，姑娘的心上从没贵客贵得过咱们乔状元半个铜子儿。”

一听“乔状元”，青田就轻斜了婢女一眼，耳下的一对玉蟾折桂耳坠欢欣地摇动起来。她两眉秀长，双眸清亮，白皙的脸面上施一层浅红胭脂，乌发高绾着

[1] 历史上的“小班”约出现在清末，最初以“本帮”、“旗帮”等北地胭脂为盛，后“苏帮”、“扬帮”等“外江帮”居上，“信人”一词是苏浙一带对高级妓女的称呼。

匣心记

苏样髻，身着一袭织金缠枝花细绸子窄袄，绉纱的长裙随脚步而轻扬，整个人仿似是一阙顿挫的柳永词。

“青田姑娘进来，旁人退开。”满壁雕花的深深廊道里守着好几名佩刀护卫，将一众侍婢挡在了雅间的门外。门缓缓地开启，青田独自移身而入。

满堂的富丽映入眼帘，地下铺着龟背如意花样的绒毯，雪白色的粉墙，墙上横一轴唐寅的仕女，正中是一张圆桌，罩着瑞草葫芦闪缎锦绣桌围，桌上摆一席精致的酒宴。

席宾只有寥寥数人，陪坐席末的就是新科状元乔运则，秀眉隽目，不过二十出头。他对面那年过五旬的长者便是祝一庆，官居礼部尚书。祝一庆的背后，有谁叫了声：“青田姐姐。”

青田回以一声：“惜珠妹妹。”

惜珠柳叶眉、吊梢眼，斜插着一朵白芙蓉。她也是一位名满京师的信人，且与青田自五六岁起就一道学艺，正出身于同一家小班，算是一山难容二虎。只见她虽然摆出了一脸的热络，身子却向前头的祝一庆偎过去，佯笑道：“祝大人，昨儿您老明明吩咐的午时一刻，这时已酒过三巡，青田姐姐才姗姗来迟，面子竟比三爷还要大呢。”

祝一庆慈眉善目的，只打个哈哈，把手冲着席首一张，“青田姑娘，快来见过三爷，呃——，王三爷。”

两名伴酒的变童间，王三爷踞坐在正中，看年岁约莫有二十七八，肤色略黑，眉目生得棱角分明，看起来有一股奕奕逼人的英气，神色倒十分淡淡的。青田不认识这位王三爷，但她成日打交道的不是高官就是贵戚，早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，既然一品大员祝一庆也对该人谦恭有加，又姓“王”——京中再无第二个王家，乃头一号豪门望族，权倾朝野。

她心内一凛，立时就娇滴滴地万福下去，眼波流闪出万种风情，等闲一睐使人瘦。

“见过王三爷。”

从青田出现在门前，王三爷只深望了她一眼就转开目光，想来是见惯了各色佳人，对怎样惊人的美貌也只视若等闲。此时也不过把双目向这里掠一掠，可有可无地点了个眼皮，就再不曾朝她多瞧。

惜珠却在另一头紧盯住青田不放，一双艳眸中满是讥诮，“三爷有所不知，青田姐姐的吹弹歌唱样样出色，莫说在我们怀雅堂，就在整个槐花胡同的小班里也是首屈一指的，有‘花魁娘子’的雅号。她肯定是故意迟来，存心讨罚。不罚她好好弹一套大曲，倒辜负了她呢。”

青田与惜珠自幼不和，没一天不勾斗上几回合的，早听出她明里是称赞自己的才艺，实则是暗指自己恃仗花魁的身份摆谱迟到。当即娇笑一声，轻巧地避开了舌锋，“休提吹弹歌唱，只听妹妹这话就知道，同她比起来，连讲笑话我也望尘莫及。贵人在座，我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故意迟到。原是琵琶的弦断了，临又换了一套弦，所以耽搁了一阵子。”

祝一庆显然也不愿横生事端，只理一理长须，顺着青田的话接道：“讲笑话也好，平日里就算了，今儿三爷在，迟到可不像话。”

乔运则也即刻在一旁温润一声：“老师此言有理，方才大家联句作对，雅也雅了，不妨就来个俗的清爽一下耳目。”他转面青田微微地一笑，“就罚你讲个笑话吧。”

二人暗暗交了一个眼神，眼神里满是老辣而醇厚的默契，像没有个几十年酿不出的酒。青田心知这场迟到风波就此揭过，便笑盈盈地捧上一只小小的豆蔻盒。信人陪酒有一条规矩，所侍奉的是哪位客人，就要将自己的豆蔻盒子摆在哪位客人的面前。但看青田先把手中的盒子放在了乔运则的杯盘边，便告坐于他肩后，作势一叹：“情愿领罚。既然我来晚了，无缘见识方才诸位的巧对，只好说个《拙对》的故事博大家一笑。说是河南一个员外，有一个不学无术的儿子。员外出上联说：‘门前细水流将去。’儿子对下联说：‘屋里高山跳出来。’如此文理不通，把

员外气得痛骂了儿子一顿。这一天，父子二人去道观里拜客，一个道士出门迎接。员外一见就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冤枉儿子了，屋里高山跳出来，果然是有的。”原来呀，这道士名号‘高山’，是个跛子。”

房间里不知怎地一下静极，唯有那王三爷笑哼一声，拈起了手里金红两色的珐琅杯，“道士腿跛，过门槛，得跳。‘屋里高山跳出来’，两位没听懂吗？”

“嘿嘿，是。”

“哦，呵呵。”

零碎的笑声中，青田见大家全显出一种极为惶恐的神色，正感到迷惑不解，屋外走入了一名仆从向王三爷附耳一阵，三爷懒懒地放下酒杯，“有事，告辞。”

祝一庆急忙提身，“我送三爷。”殷勤尾随间，一面冲诸人将袖裾一拂，“你们待着，不必送了。”又转头朝三爷咕哝着什么就往外走。

青田也随着众人一并起身行礼，“三爷慢走。”但只顷刻间，她的目光就悚然巨变，但看王三爷一站起，肩背挺拔，身材高大而魁梧，可每等左腿迈出，右腿才稍显拖拉地跟上，一步就带着右肩稍稍地一沉。但这跛行的姿态却并未流露出丝毫不雅，反而充满了权势的威严。

王三爷稳稳地跨过门槛，随后把头拧回，冷飕飕地道：“乔公子，多谢你这顿饭。”

乔运则的满腹文章都在舌尖打了结，只能冲对方和头也不回的老师祝一庆的背影，头碰脚地弓下腰。

漫长的死寂后，小变童中的一个绞扭着两手，声音荏弱而惊惧：“青田姑娘，你可闯大祸了。”

青田只觉心口像是被填了块冰疙瘩，齿关都打起颤来，“王三、王三爷？他、他不是——王家三公子？他是——跛子三？”

等候在雅间外的侍婢们有几人探足而入，最前头的小鬟看着还不满十岁，童言无忌地发问：“跛子三是谁？”

一旁的同伴忙一把扞住了她的嘴，那头的惜珠却“咯”地一下笑出了声来，“说来话长。”她声音脆亮，飞天髻间的一支紫金簪喋喋乱闪，“当今幼君临朝，上有两宫太后，母后皇太后是先皇的正宫，圣母皇太后是天子的生母，人称‘东宫’‘西宫’，朝廷也分为东、西两党。东党党人就是外戚王家，王家累世巨宦，曾出过五位皇后、四代宰辅，把持大政已近百年，如今以东太后王娘娘的父亲、内阁首辅王却钊王大人为首。至于西太前一党，倚仗的就是这一位！”

惜珠高挑起两眉，将手朝王三爷离去的方向一指，“这一位倒真算半个王家人，论辈分，东太后王娘娘还要叫他一声表哥。他的生母就是王娘娘的姑妈，老王皇后。当年王皇后只有这一个独生子，在皇子中排行第三，本该是以嫡出之尊承继大统的，可无奈老皇帝不喜欢这个身有残疾的三儿子，硬是将皇位传给了庶出的长子，也就是先皇。先皇一共在位四年，就把他三弟给幽禁了四年，后来暴病驾崩，蒙古鞑靼趁乱进犯边境，朝廷屡战屡败，倒多亏那笼中之囚少年时曾在鞑靼做过人质，熟知蒙古的地理军情，自请披甲上阵，挽狂澜于既倒。西太后待其凯旋回朝，便大肆封赏，结党来抗衡外戚王家，以图扶助幼帝、振兴宗室。”

“哦，”那小鬟扎开两手，倒抽一口凉气，“原来他……”

“没错，不姓‘王’而身为‘王’，非乃‘王三爷’，却是‘三、王、爷’。”惜珠驻足于青田身前，抚一抚对方袖上的洒金线滚边，满脸都是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之色，“姐姐，你若依时前来，就能听见祝大人提前向咱们交待三爷此次白龙鱼服之举。可惜呀，姐姐是花魁娘子，动不动就要搭架子迟到，什么也没听见，没听见也罢了，一看人家假托姓王就当是东党王家人，不曾想‘巧对’真成了‘拙对’，弄巧成拙。当年有不开眼的趁龙困浅滩时拿这不雅的诨号在背后取笑，眼下也早落得满门抄斩，姐姐今天竟敢公然嘲弄，不知会是何等下场？”

另一个看着老成些的变童赶紧把青田裙间的闪金双环绦一扯，宽慰道：“别听惜珠姑娘开玩笑，青田姑娘不必担心，开席前祝大人千叮万嘱过的，今儿与三爷共宴之事不准咱们外泄半个字。听见了吗你们，啊？想惹上杀身之祸，那就只管

匣心记

往外讲。”他环视屋中的众婢，厉色警告，又转向青田低语：“也就是说，咱们从未见过三爷，既然从未见过，又何来冒犯？再说姑娘本是无心之失，三爷也不会自贬身价跑来同咱们这样的人计较，只是……”他叹了口气，瞄了瞄始终保持着沉默的乔运则。

惜珠又“咯咯”地笑了，她抄起两臂，浓香逼人的脸蛋依然凑着青田，却把一双艳丽而残酷的眼睛直直盯住了乔运则，“是啊，状元公，青田姐姐是您叫的条子，这笔账看来要记到您头上了。想您寒窗苦读十载，难得一朝金榜题名，更难得的是祝大人这位座师的赏识之情，破例为您亲自引荐，本该是一步登天的，却不想青田姐姐的嘴一张，就替您把朝廷战功赫赫、炙手可热的皇叔父摄政王，得罪了个底、朝、天！”

在惜珠尖锐的嗓音中，青田终于失魂一震，移目看向乔运则。那俊雅的男子空自怔立在门前，腰身仍沉沉地躬曲着，如同背负着一份巨大而沉重的、从天而降的厄运。

窗外一阵温风，卷过了四月的艳阳。

二

倏忽间，已至午后的日影狭长。

先见一带一望无际的红墙碧瓦，正是巍巍帝阙——紫禁城。又见城中一座宏殿，蓝地立匾上三个祥和的大字：慈宁宫。

层层的殿堂深处，一位男子立于当地，赫然乃席间的“王三爷”，却改换了一身八宝立水的亲王常服。

“臣齐奢，恭请圣母皇太后万福金安。”

自一道五色的盘金绣幕后，传来了一个神秘而动听的声音：“皇叔父摄政王免

礼。赵胜、玉茗在这里伺候，其他人都退去廊外。”

余人散尽，只剩下一位太监与一位宫女，他们也一同走去了隔间外，将门掩起。

足足过了整一个时辰，门才重新打开。齐奢面无表情地走出来，手中多了一卷黄轴。

“备轿，去老四那儿，德王府。”

一天已近终结之时，夕阳西坠。

暮色泻入了德王府的寝殿，齐奢手托黄轴昂然直入，“奉圣母皇太后慈谕赐帛。”

正坐当中的德王齐奋已完全被来者的投影所笼罩，他的面目干枯而憔悴，眈眈的两眼里闪烁着阴暗的光，嘿嘿干笑了数声道：“终于来了。给我定了什么罪名？”

“贪黷逾制。”齐奢平视着前方，四平八稳，“德王府私用大内陈设铜龟铜鹤，私藏玉珠，较之御用旒冕明珠更大。僭妄不法，其心可诛。”

“胡说！我府内什么时候有铜龟铜鹤，又有什么大珠？！”

齐奢向旁边移开了半步，他身后的奴仆便鱼贯而入，将禁内之中的各色陈设、装满珍宝的数只漆盘一一摆放在齐奋的周围，随即游魂一样散去。

“现在有了。”齐奢宣告。

齐奋不可思议地四顾一番，一阵瑟缩，跪地抱住了齐奢的两腿，“老三——三哥，我错了，四弟错了！当年你和先帝争夺储位，我不该帮着他，后来你被圈禁那几年，我也不该那么整治你，但你不也关了我这么些年吗？你瞧瞧我如今这副惨状，比你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就留我一条生路吧！”

齐奢冷漠地俯视着，“请德王尊奉圣母皇太后懿旨。”

绝望在齐奋的脸上分分蔓延，他哆嗦着嘴唇猛一把就将那黄轴掀翻，咆哮着跳起来，“什么圣母皇太后？詹喜荷那个荡妇！她为了对抗母后皇太后和王家，早在先帝尸骨未寒时就和你暗结奸情、里应外合。这几年你们的威势一天天壮大，

礼部一位清吏不过在床帏间悄悄同夫人议论了一句‘墙有茨’^[1]，第二天就被充军新疆。你手下那班无孔不入的镇抚司密探能堵住天下人之口，可能堵住我的嘴吗？我敢说，你这‘皇叔父摄政王’的头衔与其说靠军功卓著，倒不如说靠床上卖力挣来的，连你这道‘懿旨’也是陪詹喜荷睡了一觉才讨到的吧！跛子三，你不顾忌先帝，也该顾忌你死去的王妃，她可是詹喜荷的亲姐姐。你这算是小叔奸嫂，还是姐夫偷姨？如此罔顾人伦，简直连槐花胡同的婊子都不——”

话尾未断，齐奋的咽喉已被一只极强悍的手一把扼住，齐奢的另一只手顺势从墙上抄下了一把挂弓，弓弦套住对方的脖梗反向一绞。肩臂处的衣裳因巨大的发力而高高鼓起；待到肌肉疙瘩松开时，似有另一个解不开的心头的疙瘩跟着一并松开。

他朝一旁轻抛开手内的弓，“周敦，何无为。”

应名而至一位双目浑圆的年轻太监与一名英气矫矫的带刀侍卫，太监将一条黄绫布飘然展开，侍卫接手托住了德王齐奋，将其已折断的头颈缠入了长绫，挂上梁。

至此，骨肉相残的场景落幕——夜幕。

一轮明月照耀着巍峨宏丽的摄政王府，远远地先传来蹄铁声，就见齐奢不疾不徐地驱马前来。按理，摄政王驾到，府前的一条路就该清街，但齐奢素喜微行，最讨厌出警入蹕那一套，因此只有十来名便装的侍卫骑马簇拥在他左右。马队方至府门外，蓦地里从暗处闪出一道人影，正横身挡在了齐奢的马前。马儿受了惊，半身都腾起在空中，颈下的银马铃“哗哗”震响。齐奢拉着缰低喝一声，一个回旋间便稳稳立定了坐骑，手一撑，翻下鞍，骑术漂亮而精湛，但再往前跨出两步，就显露出右腿微微的跛态。随行的侍卫们见惊了驾，一拥而上吆喝着去打拦路之人。齐奢眯起眼，出声制止，语气里有些意味使得一字颇显深长：“你——？”

[1]《诗经·邶风·墙有茨》：“墙有茨，不可扫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，言之丑也。……”
讽刺卫国公子与君母私通，后世便以“墙有茨”暗指宫闱丑闻。

侍从递着灯笼，照出了一位揽衣跪地的年轻女子：素衣素裙，长发披散在两肩，清冷的面貌与白日精描细画的美艳大相径庭。她膝行到齐奢脚前，磕下一个头，“贱妾段氏青田叩见皇叔父摄政王，贱妾自知今日在酒宴上失言，罪无可恕，只是此事与乔公子绝无干系，恳求摄政王明鉴，有何责罚，贱妾皆愿一命承当。”

听到后半句，有一声冷哼自男人英挺的鼻准内发出：“一、命、承、当？一个妓女的命，好值钱吗？”

青田愣了一愣，便一边思索着缓缓答道：“晋，巨富石崇宴请客人，命家妓劝酒，客人三次拒饮，石崇当席连斩三妓。唐，军人罗虬欲将缙采赠予营妓杜红儿，长官不许，罗虬恼杀杜红儿。宋，太尉杨政在府中豢养乐妓数十人，稍不如意，便杖杀剥皮。摄政王所言极是，妓妇之命从来便似蝼蚁一般，何况贱妾不过是曲巷流莺，比之家妓、军妓、官妓更有不如。可是王爷，自古有言‘蝼蚁尚且偷生’，青田这条贱命虽则一钱不值，倒也算敝帚自珍，乃贱妾最为宝贵之物，心迹可表，伏请王爷不弃。”

齐奢垂视着地面，微微颌首，“如此，你所犯乃渎言忤逆之罪，依律当处凌迟，剮三百六十刀。头一刀剮舌，二三刀去乳粒，四五刀去乳房，六至十一刀去股，其次肩膊、两手、手指、两脚、足趾、背臀、头皮、脸面……鱼鳞细割，直至末一刀刺心，梟首示众。”

青田唯觉这男人毫无感情的低沉声音似一把钝刀，一个词、一个词地割下她全身上下的每一块血肉。他就像第一眼看到她时那样冷漠而无动于衷，似乎一眼就看穿她绝色的皮囊，面对他，她只是一具失去了一切凭借的、生死一线的骷髅。

青田的浑身都瑟瑟地打起抖来，整张脸变得惨极无色。霎时间，无数的往事涌起在她心头，在这些往事中只有一个人的脸、一个人的名……青田横下了决心，深吸一口气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只要王爷宽免乔公子之罪，三百六十刀，贱妾身上每受一刀，便在心中感念一声王爷大恩。”

齐奢伸手自侍卫手里取过了灯笼，更近地，直举到青田面前。一片血红的光打亮了妓女自颊边垂发中所露出一张脸，脸已完全被恐惧所扭曲：双颊僵缩、鼻翅扩张、下颌乱颤、唇洼渗满了冷汗、额心沾染着尘土……最后一点残存的美丽也已褪去，唯独一双深陷在阴影中的眼早已乱耀着点点粼光，但却始终也不曾滑落哪怕是半滴眼泪，只这么炯炯明亮地、直直接迎他冷酷无比的目光。不禁令男人奇怪，这双眼哪来这么大的——力量。他不由自主地俯下身，几乎快与她鼻尖相抵，只一霎，便抬起，灯笼放去了地下。

“路黑，拿着灯回去。”

春日夜风吹透了青田一背的冷汗，她像做梦一样望着摄政王淡淡地转过身，和他的扈从们离去。她控制不住地打摆子，“啪”的一下，听到终难忍的一大颗泪，在脚边的灯笼上砸碎。

三

之后的几天青田都惶惶不可终日，却到底没见摄政王那边有什么动静，慢慢也就定下心来，每天里照旧过着高车宝马、衣香鬓影的红牌倌人生活。相比起来，那些低等的流娼们就凄惨得多，一到傍晚便得在穷街小巷间穿梭浪笑，笑含凄楚，倘若拉不到客，等待着的就是老鸨的鞭子。而二等妓馆的娼妓们则个个光鲜亮丽，在百盏纱灯的高楼上美酒酣宴。至于头等小班反不见这份招摇的热闹，京城顶级的妓院全扎堆在槐花胡同，这槐花胡同直连着棋盘街，棋盘街则直连着皇城根，是寸土寸金的地界，默默出入的权贵们就是一只只整元宝，毫无声息地便胜过了乱响的万串铜钱。

今夜此时，怀雅堂的当家段二姐就盯着一只十足成色的大金元。

段二姐曾是红极一时的艺妓，年长色衰后便置房产、蓄馆徒，江湖中浸淫

多年，一双慧眼尽透着老辣。但看这一位来客的气度与出手，十分不敢怠慢。她的段家班里数名养女，当中最红的青田、惜珠两个都是一人各占着后楼的好几间房，来客大多被摺在偏房里干等，只有少数极要紧的客人才会被直接引入闺房。

“冯公爷府上有牌局，青田出局去了，不过应该很快回来。王三爷您少坐。”

“王三爷”恰便是齐奢，高耸的鼻峰，五官沉着，神色却不比当日无情，反带着几分若有似无的笑意。一袭流云纹缕金衣，象牙盘螭束带，一看即身家不菲。他在摆放着古铜炉的香几边落座，随口发问道：“青田姑娘现在做着有几户客人？”

段二姐摆手让丫鬟们退下，亲自动手摆上十碗时鲜果品与两架攒盒糕点，“也就三四户老客人。”

“平日里忙？”

“怎么不忙？忙得不得了。就说这两天，前儿被冯公爷的一班清客请去赌棋，昨儿是在裘御史府上陪酒，晚上连翻了两次台，今儿大早上才回。哎，尚书府的柳衙内数日前下了东道要起画社，到现在还没排上呢。三爷今儿是赶巧了。”

其实说的听的各自有数，若不是才进门那一两黄金的茶钱，和一对宝环珠钏的见面礼，怕是挨到下辈子也赶不上这个“巧”。齐奢暗自一笑，将佩着一枚白玉扳指的右手往下一压，“大娘坐吧。青田姑娘是打小跟着大娘的？”

“是，提起这孩子——王三爷您用茶，这是新下的峨眉雪芽。”段二姐在客人脚下的一张矮杌上坐了，侃侃而谈，“惜珠跟她前后脚到的。惜珠是罪臣内眷，像这种姑娘我们不大敢多管，怕是日后家里平反。青田呢，就是自个亲娘卖进来的，从小又性子死拗，没少挨打，好几次差点儿就被活活打死。”

齐奢接过了镂花银茶托，却一口也不碰，只用手指拨弄着托子里的小玉盏，露出了颇感兴味之态，“哦？”

段二姐把掖在手镯里的一条帕子抽出来往外一招，“胡同口原有裁缝铺，